

施公案

施
摇
公
摇
案

第七十一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伏诛

话说杨志见姜成跑咧，自己挑着担子被人揪住，想走不能。这恶人揪着杨志骂道：“站住罢！小子哪里走？”杨志见他这样，还装乡下佬样说：“大爷，俺大小是个买卖，又没得罪你老人家，别要骂人。”恶奴说：“你还嘴硬！你俩哄着他套他的话，我在门里头听的明白。你还说没有。”恶奴说着，只见从门里走出两个人来，三个恶奴把杨志推搡着拉进大门不表。

且说姜成见杨志被人揪住，自己撒脚就跑，为是进城报与施大人知道，好派人去拿。不多时跑到河间府，太阳已落。见了大人，把他们怎么访查回了一遍。大人说：“你知道那家姓名么？”姜成说：“小的不知，瞧他房屋象个富户。”施公座上一摆手，姜成叩头起来。施公叫声：“黄壮士，这是如何拿法？”天霸躬身口尊：“大人，依小的愚见，还叫姜成引路，小的同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趁天黑去打听明白。不是小的夸口，任凭他有多少盗寇，管保拿来，明日结案。”施公点头。

四家好汉同姜成各带随身兵器，出了公馆，走到恶人村外，略歇了歇。天霸叫声：“姜成你头里走。”姜成说：“眼前就是。”五个人进了村口不远，但见路东一溜墙，中间有四扇屏门，门楼以内挂着斗大灯笼，照的大亮。门口锁有一

条大黑狗，瞧见人就站起来呲牙。天霸把姜成一拉，迈步头里先走。四个人跟着好汉顺墙往北走。走不远，一拐弯，见一溜对缝砖的风火后沿。天霸叫声：“众位，你们在此等着，我先进去打听个真实，回来再议，你们不可远离。但听有石子响，就是我回来了。”言罢，退了几步，把手一抬，嗖的一声蹿上后沿，顺着瓦垄爬到前坡。但见周围房舍瓦窑一样。此处原是后院。好汉来至房前沿，扒扶着往下探望。细听有妇人声音，听不大真。身又往前行，来至前边。见各屋点着灯，又听得妇人说：“不好了，张姐姐，房上有人了。”又听一妇人说：“大婶，你别大惊小怪的，这两天猫起秧的时候，是猫在房上，你就乱叫。”天霸听见此话，借猫为由，“嗷嗷”叫了两声。那妇人说：“你听，何尝不是猫？快端油盏走罢！你没听太爷吩咐，今日是他寿日，是个好日子，叫咱把前日偷来的妇人劝醒，今晚要合房咧！”那一妇人说：“你劝去罢，人家是秀才之妻，就肯嫁他？”见那两妇人走进屋内，好汉顺瓦垄伏下身子，探下头来，往屋内细听。这个妇人说：“新娘子你很聪明，为什么想不开？我们祖七太爷银钱广有，奴仆成群，你要从，就是一品当家的，岂不胜似那穷酸？”那妇人骂道：“你们这泼妇，要当我是那下贱之人，那就认错了。去告诉你们主人说，杀剮给我个痛快罢，我死了，提防我丈夫孙相公替我鸣冤。”天霸听罢，暗说：原来这家姓祖，偷来的那娘子定是一撮毛用被窝裹来的孙胜卿之妻。

看官，这祖七混名大头，自幼集上扛粮食出身，一膀子能扛两条口袋。在集上，经纪客人都不敢惹他。后又交了这一伙大盗，坐地分赃，拿这闲钱交结官吏，衙门内都有看

顾，越仗起胆来咧。闲话不叙。且说天霸又纵步到另屋，见屋内五桌酒席，首席居中坐着两个人。暗说：这必是恶人祖七，这个脸上有撮毛，必是一撮毛。少时，走进一人，走到祖七面前，将白日吹糖人的话回了一遍。祖七与众寇大怒，吩咐把吹糖人的带来。不多时将杨志带到，祖七喝道：“你为什么拉住我的孩子盘问？”公差少不得折辩掩饰。祖七吩咐：“吊起他来打着问他。”正打之间，杨志怀里揣着一件东西，“吧嗒”掉在地下。家丁拿灯一照，捡起来，原是油纸包，打开瞧是张纸。内有一人识字，一念上写：

太子少保镶黄旗汉军仓厂总督世袭镇海侯施，奉旨钦差仰役立拘锁拿大案一伙贼一撮毛儿，速赴河间府，当堂听审。毋得违误，火速领票。康熙某年某月某日。差捕快：姜成、杨志。

众寇听罢，一齐恼怒。有说将公差杀了的，有说还打的。祖七说：“这票乃奉旨钦差所派，别当儿戏。”众寇说：“莫非放了不成？”祖七说：“也不用放他，暂锁在空屋，等明早我到衙门打听打听再议。”家奴立时将杨志锁在空房。天霸房上看得明白，见家丁回去，趁着无人，飞身下来，拧开锁进去，将杨志解下来，一同到外边，见了关小西等，各举兵器齐至恶奴后院，见各屋都吹灯安眠。天霸直奔前院，众好汉和公差只好跟着走。纵有狗咬，拿刀一晃，狗见刀夹尾就跑了。仆夫家奴俱是困乏睡着。走过这道二门，来到前院。西边有一人出来开门解手，瞧见好汉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天霸并不言语，紧走几步，赶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那人栽倒。忙把脑袋砍下。天霸回身，叫声：“哥们随我来。”言毕迈步当先。五个人跟着一同进这道门内。

且说众寇打发祖七去安歇，也就睡了。这时威大胯没睡着，叫声：“郑老三，我瞧他酒不沉，如何出去这半会子？听见咕咚一声，必是栽倒。”说着即披衣下炕。刚出门，哪知天霸早在门旁，扬起刀背往下一砍。大胯一声叫：“不好了！”众哥们忙上前砍了几刀，栽倒在地。屋内人全都惊醒，出来好几个，手中都有兵器。头一个刚往外一跑，被地下躺的几乎绊倒，殿臣拿铁尺就一下，那人躲过，回手就是一刀。殿臣用铁尺架住。那几个盗寇一齐出来动手，战作一处。杨志不知从哪里找了个顶门门，也可就抡起来，单打众寇滑子骨。就只胆小的姜成，吓得在黑影里打战。盗寇头儿一撮毛手提铜锤，从屋里蹿到当院，大喝一声：“哪里来的小辈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”言罢照好汉就一锤。天霸一闪，回手一刀，二人战在一处，不分胜败。小西、殿臣、起凤三人各使英勇，不一时拿住几名盗寇。天霸猛见一撮毛用锤磕开自己刀，将身一晃，蹿上墙头。好汉对准盗寇腿上，回头就是一镖，盗寇“咕咚”掉下墙来。好汉赶上，连三并四几刀，一撮毛难以动转。天霸叫人捆上。又寻祖七不表。

且说小西叫声：“哥们，谁带着火镰打火，咱们进屋去照照，还有贼人没有？”杨志答应，立刻打火引着火纸，进房点着灯，搜了搜，只彦八哥一人，也把他上了捆绳，拉到外边。举着灯到院内，把众寇一个个四马攒蹄绑上，才知姜成也死了。数了数盗寇，共十一口，等天亮解送。

且说天霸举着刀闯进恶人房内，哪知祖大头早知事不好，吓的他悬梁自尽。把管家李胡子找着，也捆上，带到外边。又找偷来的那位妇人，打算把他救出。哪知孙胜卿之

妻，是个节烈妇人，自觉虽未失身，终无面目见人，夜间得空，早已自尽。

不多时，天已大亮。好汉黄天霸等，把拿的众寇解到河间府，面见施公交差。又将孙相公夫人死节的话回了一遍。贤臣大喜，吩咐升堂，将众寇带到堂下追问。众寇情知难推，尽情招认。又传孙胜卿到案，将伊妻节烈晓谕一番，教他回家收尸成殓。吩咐知府：“把众寇监禁狱中，俟本院启奏皇上，候旨前来，连五林阿等一齐按例问罪，好与众官民报仇雪恨。”知府答应：“谨遵钧谕。”忙令手下人把众寇入监。

贤臣见诸事已毕，心中惦记保举天霸等功名，忙吩咐：“搭轿，本院回京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摇 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采访一枝桃

且说施公离了河间府十几里地，正走之间，忽见前面人马来迎。头里还有匹马，急跑如飞。正自诧异，那人已到轿前，下马跪倒。贤臣才知未起身之先，打发去的牌马转回来。不多时，后边人马也到，原是任邱县满城官员来接钦差。俱各下马，迎轿跪倒，投递手本。贤臣轿内一摆手，众官平身退后不表。但说贤臣霎时来到任邱县亭驿，入了公馆。才入公馆，就有人喊冤。任邱县知县在一边伺候，心中就有些害怕。又听钦差叫衙役将喊冤人带上堂来。不多时，

衙役将喊冤人带到堂下跪倒。见这五个喊冤的人全在他们衙门告过，均未曾审问明白，因此更觉惊慌。贤臣座上开言道：“喊冤人一一报上来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刘进禄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陈忠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李富。我们三人俱住任邱县郑州镇。”贤臣说：“有何冤枉？慢慢诉来。”三人见问，各把呈词递上。贤臣将呈状逐次看完，俱告的是牛黄，绰号叫牛腿炮：霸占陈忠两顷地，讹刘进禄房产一所送与家丁，硬讹李富银两若干。俱各私立文书，有保人。内中还牵连武豹、金山、赵文璧三人。又问那两个喊冤的：“你二人所告何事？叫什么名字？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周荣，年六十五岁。不幸妻李氏早亡，所留一女，名叫玉姐，已经受聘，未曾过门。上月二十日夜三更时候，父女各房睡去，忽小女在绣房一声喊叫。小人正在梦寐，惊醒慌忙爬起点灯，见女儿门开放，进去一瞧，不知小女被何人杀死，房中细软俱都不见。次日天亮，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想来杀人偷财必是一枝桃。叩恳青天大人恩准，拿一枝桃来，追问情由，好与小人雪冤。”说罢，磕头碰地。施公闻听周荣言词，不由心中着忙，暗说：这件事又是缠手难办。作贼的偷去财物，杀死幼女，其中必有奸情。本院细想，凡贼怕人知觉，他为何反在墙上画一枝桃花，意欲教人知晓，令人难解。思想多时，便往下开言道：“那一个所告何人？慢慢诉来。”那人说：“小人蒋旺，娶妻吴氏，夫妻同庚，今年二十三岁。父母俱各去世，小人所仗厨行手艺。只因前日应喜事厨役，两日未曾回家。第三日回家，叩门屡次，无人答应。撞门进去，瞧见妻吴氏血淋淋躺在炕上，不知被谁杀死。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故此前来鸣冤。”说罢，不住叩头。忠良

闻听蒋旺之言，腹中说：这两个人原是一样事。沉吟多会，座上开言道：“周荣、蒋旺，你二人家遭凶事，难道就不报官么？”二人往上一齐叩头说：“我二人俱各到县呈报，若不经官，谁敢擅自处理。怎奈县主并不拿凶犯追问。今日幸蒙钦差驾到，特来申冤，望乞青天拿住凶犯，好与小人报仇雪恨。”说罢，不住叩头。忠良点头，望着任邱县知县，开言道：“贵县，周荣、蒋旺他二人到县报官，你为何不出票捉拿凶犯？”知县见问，连忙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周荣、蒋旺他二人报官之时，卑职即到他二人家中亲自勘验，实系刀伤，令尸亲埋葬，卑职即刻差人到处捉拿。怎奈不知一枝桃姓字名谁，怎样面貌，何方人氏，比追公差也是没处捕捉。望大人天恩宽恕。”忠良一摆手，县官沈存义平身。贤臣沉吟多会，叫声：“周荣、蒋旺，你二人暂且回家。十日内本院管保给你们断结案。”二人叩头回家不表。贤臣又叫：“贵县。”任邱县知县连忙答应。贤臣说：“李富、陈忠、刘进禄他三人所告之事并无虚假，本院出京时沿路私访民情，路途上听见有个牛腿炮，在郑州居住，横行霸道，交官交吏，他还不是一个，还是一党三人。一个叫金刚武豹，一个叫金山，一个叫赵文璧，牛腿炮往涿州探亲过三家店，途中对人夸口，将自己所作之事尽情说出。本院只为赈济事重，未曾到此剪除恶党，既有人告在你县衙，为何置之不理？”沈存义见大人一问，惊慌失色，双膝跪倒，不住叩头哀告。忠良见他恳求，即便开恩说：“知县，你既这样苦求，本院看至圣先师面上，暂且恕你。速速着人把牛黄、武豹、金山、赵文璧四人即刻锁来听审，多带衙役刑具。本院在此立等，速去莫误。”沈知县叩头，站起往外走，留衙役

在此伺候。出公馆上马回县，忙差衙役去拿恶棍不表。

且说贤臣往下吩咐：“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三人暂且回家，等知县把四人拿到，好对词结案。”三人叩头退出公馆不表。仆人摆饭，贤臣用毕，撤去家伙献茶。贤臣手内擎杯，闪目观瞧，只见天霸、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施安、施孝俱在两边伺候。贤臣说：“尔等可曾用饭没有？”众人一齐答应说：“小的俱各吃饱。”忠良对天霸等众人说：“这三人的事尚易办，那二人所告一枝桃，令人难以办理。”施老爷为难多会，无奈眼望天霸开言叫：“壮士，这事依你怎样？”好汉见问，连忙口尊：“大人，这件事若依小的愚见，明日升堂，任邱县必把牛黄等带来。老爷先把此案完结，那案再作主意，想来也无不完美之理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壮士言最当。”说话之间，天色已晚，点上灯烛，下人安铺，预备停妥。老爷吩咐：“且去安歇。”众人答应，俱各散去歇息。上房中只剩贤臣、施安主仆二人。老爷坐在灯下，自己沉吟多时，心内暗想说：“本院方才单问天霸，我心中另有一番主意。因他是强盗出身，绿林中这伙人他相识者多，故此才对他商议。虽然是这等说，据本院详究细想，这一案无影无踪，实系难办。”贤臣前思后想，天交一鼓，总想不出个主意来。无奈，主仆二人息灯安寝，一夜无词。到了次日天亮起来，下人伺候老爷净面、漱口、更衣、献茶已毕，不多时，摆上早饭。贤臣用毕，撤去家伙。猛见一人在下面跪倒说：“回禀大老爷，今有本处知县将牛黄等拿到，请大人钧谕。”施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吩咐：“叫知县将带来的刑具俱各设在驿亭之上，任邱县的三班伺候本院升堂。”那人站起，退步转身出去，到外面告知

县。知县随即吩咐将带来刑具摆在公馆堂下，一切人犯俱在公馆外候审。原告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也都来到，一齐伺候对词原案。不多时，只听里面有人叫：“任邱县知县呢？大人要问话。”沈知县进公馆，见大人行礼毕，大人吩咐说：“贵县，你去叫你的衙役排班伺候本院升堂。”知县答应，退步闪出来，至门外，吩咐自己的衙役俱要小心伺候。众役答应，俱各进公馆，来至驿亭站班。知县复又进上房请大人，施公闻听，立刻升堂。黄天霸等在后跟随，来到驿亭之上。任邱县的衙役喊堂，钦差升堂坐下，天霸等侍立大人身后。众役一齐上前跪倒，口称：“任邱县衙役人等叩大人天喜！”施公一摆手，众役平身，排班站立。钦差吩咐：“你等把牛黄等带来听审。”众役答应，登时带到堂前跪下。贤臣看见牛腿炮，冲冲大怒说：“本院上山东放赈路上，私行到三家店，路途中就遇着牛腿炮对众夸口，说与赵文璧、金刚武豹、金山等在郑州镇横行霸道。本院因赈济事急，未能拴拿你等。今日进京交旨，路过此处，将你等拿来。速将所作之事一一招来，免得受刑。”四人见问，个个叩头说：“小人俱是良民，奉公守法，并无过犯，如何招认？且三家店路途之言，耳听是虚，不足为凭。果有别人告在公堂，将他传来对质，到底是真是假。”贤臣闻听，微微冷笑，手指牛黄开言道：“本院亲自听见你将自己过恶俱都说出来，那就是神差鬼使，还不当堂从实招来，更有何说？”牛腿炮往前跪爬几步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拿贼要赃，道听途言，岂可信以为真。”贤臣点头说也是，即刻吩咐差役带原告来。霎时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跪在堂下，贤臣叫：“原告，再把你等所告言词照前诉来。”三人见问，叩头将所告言词如此这般诉

了一遍。牛腿炮看见原告，不由着忙。听原告将他恶款一一诉出，又听施公座上叫着：“看大刑！”心中越发的害怕了。见他脸上变貌，口中还是强自支吾。登时青衣将夹棍放在尘埃。老爷吩咐：“将牛腿炮夹起。”青衣答应，上前按倒牛腿炮，拉去鞋袜。一个青衣将刑具竖起分开，把牛腿炮滑子骨入在里面，做扣拴绳，一背一拢，只听牛腿炮“哎哟”一声，竟自昏将过去。一个青衣喝了口凉水，照脸喷去，哼了一声，复又苏醒过来。疼的他真似利刃攒心、钢刀扎肺，口中只嚷：“招了，招了！”施公吩咐：“从实招来！”牛黄将已往从前尽行招认。沈知县在公案旁边亲自秉笔，立刻写完口供。这才吩咐将刑卸下。老爷又把武豹、金山、赵文壁问了一遍，俱各承认。画招已毕，贤臣吩咐将四人每人重责四十大板，立刻钉枷，枷在郑州镇上，枷满时分发遣。青衣将四人领出，在郑州镇枷号示众，暂且不表。

贤臣又吩咐：“知县，带领原告，到牛黄家追还房产、土地、银两。你就不必回来，在本县用心办事。衙役也不用许多，本院等着拿住一枝桃完案方才进京。”知县答应，带领原告出公馆，留下几名衙役在此伺候大人，余者俱带领回县不表。贤臣退堂用饭，众人俱各吃毕。黄天霸上前回话说：“大人，小的要到外边踩访一枝桃的形迹，特请大人示下。”忠良闻听，满心欢喜说：“壮士，这一去须要留神仔细。”黄天霸答应。告辞大人，带上盘费，暗藏飞镖甩头一子，还是个长随的打扮，出离公馆，任步而行。一路上留心踩访，哪有踪迹？意欲问人，都知道有个“一枝桃”，不知姓名，也是无益。走到南关城里还热闹些，觉得口中干渴，看见路东有座茶馆，还带着卖酒。好汉走将进去，拣了个座

儿坐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霸寻踪

话说天霸正在茶馆，手拿茶杯，留神细访“一枝桃”的消息。外边走进一个人，四处探望，走到天霸跟前，不住的上下打量。好汉心中猜疑，即便问道：“莫非认识在下么？”那人说：“爷台莫非姓黄么？”天霸说：“正是。”随即问他姓名。那人说：“这不是讲话之处，找个僻静地方慢慢再谈。”天霸也就不好往下追问咧。招呼跑堂的，又拿来一个茶，二人喝了会子。天霸说：“看你身上寒冷，要壶酒解解寒再走。”那人说：“很好。当初有三太爷在时，好交朋友，仗义疏财，谁不宾服。黄爷今日又是这样。”好汉说：“老兄过奖了。”遂叫堂倌烫两壶酒，有什么现成菜蔬拿两样儿来。堂倌答应，登时将酒菜端来。二人将酒饮完，天霸会了酒钱，一同出了酒馆。到关乡外，有一座破古庙，叫白云庵。四顾无人，二人进去，席地而坐。那人不等天霸开言，遂口尊：“黄爷今年贵庚？”天霸说：“在下虚度二十八岁了。”那人说：“好快时光，真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黄爷你可别恼，我别令尊的时候，爷台不过七八岁的光景。那时候你虽然年幼，大约也知在下的姓名。当初跟随令尊，在绿林二十多春，都是我踩访盘子。论走道，胜过刘飞腿。神眼计全，绿林中无不知晓。若是有人教我见过一面，不怕

相隔多少年，永不忘失。只因令尊洗手，我也就回家，改邪归正，稀粥烂饭，苟延残喘。膝下并无儿女。不幸拙妻去年病故，我也害了一场大病，险些没有死了。老来茕独，无依无靠，各处寻找朋友，故此流落郑州。今日正是他乡遇故知。不知尊驾现作何事，莫非还干旧日营生？”天霸闻听，猛然想起来，说：“老兄担待着些。小弟眼拙，多有得罪。幼年常听先父说过尊名，久仰久仰。”计全说：“岂敢岂敢。”天霸说：“小弟今日也归正了。跟随奉旨钦差山东放赈回来，路过此处，住在郑州驿。前日有人前来告状，是人命盗案。差小弟前来访查凶犯，不想今日遇见老兄。老兄既无依无靠，不如随我去见大人，一同进京。”计全说：“不知大人几时起身？”天霸说：“拿住贼人，就要起身。”计全说：“大人接了状子，是人命盗案，不知盗贼姓甚名谁？不是计某口出大言，南方一带，直隶全省，有名盗寇，无一不晓。”天霸说：“这贼奇怪，每逢偷盗人家财物，临行墙上画一枝桃花。原告都是告的‘一枝桃’。”计全说：“若是一枝桃的底儿，愚兄尽知，连他窝巢，愚兄俱都到过。”天霸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仁兄先到公馆，同我面见钦差。”

不多时，来到公馆门首。天霸叫计全在门外等候。天霸进公馆，先到上房见施公回话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奉命探访一枝桃，偶遇故人，名叫计全，是我父在日手下踩盘的小伙计。有名盗寇，他无不知。故小的把他带来，老爷一问便知贼人下落。”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说：“既有此人，何不叫他进来面见本院？”天霸闻听，转身出公馆，领计全参见钦差。计全跪在尘埃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计全叩见。”贤臣座上开言道：“本院接了两张状词，俱是人命盗案，告状

的俱是郑州人。告的俱是失去财物，杀死妇人，天亮看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。但不知这一枝桃是哪人氏？怎么个形相？因此难以捕捉。”计全听罢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一枝桃的姓名、窝巢、行踪、面貌，小的倒是尽知。但只是这人扎手，难以擒拿。”贤臣闻听，又喜又惊，忙问道：“既知面貌、住处，为何又说不能擒拿？你先起去，对我细细言来。”计全平身站在一旁说：“这人本家不在此处住，原是河南怀庆府修武县人氏，自幼抛家失业，遍访名师，学成武艺，棍棒刀枪，样样精通。后来入伙为盗，拜师又得几宗惊人艺，单刀一口，连珠药镖，百发百中，蹿房越脊，如走平地。只有一宗不好：意狠心毒，六亲不认，重色轻友，合县之人，都不理他，因此他不与人合伙，单身只影，独作营生，如今现住郑州城外。”施公忙问：“他本姓什么？”计全说：“他本姓谢名叫谢虎，因他左耳边挨着脸有五个红点，好象一枝桃花，故此叫一枝桃。是他自己卖弄本领，若是偷盗人家财物，临走之时，必在墙上画一枝桃花，显他的武艺。”施公说：“他在城外窝藏之处，是人家呀，是店呢？”计全说：“全不是。郑州北门外有座北极玄天庙，庙内和尚叫静会，原先也是匪类，老来洗手作了和尚。贪图谢虎贿赂，教他住在庙中。此庙原本是一层殿，谢虎给他新盖了两间禅房。”施公闻听，点头说：“计全，你怎么知的这样详细？”计全说：“小的幼年在绿林，对这伙人来往行踪无一不知。谢虎在郑州所作所为，小的尽明。昨夜还到了玄天庙，指望借谢虎几两银子，好度日用。孰料他初一见，很相亲热，一提借银，他就沉下脸来，说的我敢怒而不敢言。欲待要走，天色已晚，只得在庙内暂住一夜。今早起来，不辞

出庙。进到南关，适遇天霸，引见前来，得见大人。”贤臣听罢，眼望天霸说：“这件差事，大家商议怎样办法。必须把他擒来，方可起身。若不完结此案，如何进京？”好汉闻听说：“也没什么商议处。不必忧虑，明日小的自己把他拿来，大人请放宽心。”贤臣说：“明日要上郑州，同着小西、起凤、殿臣，你四人去，大家努力一齐动手，教他顾左不能顾右，顾首不能顾尾。设此拿法，是为上策。”天霸听见大人吩咐，不敢有违，连忙答应说：“钧谕实系高明。但只是爷驾前无人保护，不如留下关小西在公馆为妥。我只带起凤、殿臣足矣。计全也不必去，怕是贼人瞧出漏缝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就依你这般行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天霸等到上房辞过大人，又吩咐小西和计全：“小心保护大人。”黄天霸暗藏甩头飞镖三支，外带单刀一口；殿臣、起凤各带铁尺一根。应用器械各自检点齐备，一齐出公馆，竟奔郑州北关而来。来到关乡问了问，玄天庙还在关乡外，有半里之遥。郭起凤说：“咱们在这里寻个饭店，随使用点饭，些许喝点酒，歇歇脚，养养神，打听看玄天庙，然后再走不迟。”王殿臣点头。惟黄天霸恨不得一步走到玄天庙，拿住谢虎，方趁本心。欲待不依从二人，常言说：“一不扭众。”只得随着二人寻找饭铺。往前一瞧瞧看看关乡口路东有个饭铺，挂着蓝纸幌子，匾上写着“真素馆”三字，外边设着两张条桌。三个人就坐在外边。堂倌过来说：“客官爷，是吃饭？是吃酒？要什么菜？”郭起凤说：“先给三壶酒，一个扒羊肉，一个青豆粉，一个豆腐汤，六张清油饼。”三个人连吃带喝，正吃着饭，天霸猛抬头，见从南来了一人，头戴着关东片毡帽，皂青绑身小袄，

搨披着一件羔子皮袄，足蹬抓地虎靴、绿皮云头，相貌长的浓眉大眼，两扇薄皮嘴，年纪约有四旬挂零。待走到铺前，天霸留神看见，他左边挨着耳朵有五个红点，恰似一朵桃花。好汉望着郭起凤、王殿臣使了个眼色，二人会意，连忙放下筷子，就要起身追赶。天霸摆手，二人复又坐下。见这铺门口人多，也不肯明言。三人连忙吃完，叫堂倌算账会钱，起身往北而行。出了关乡，四顾无人，天霸说：“既知他姓名住处，又见了本人，还怕跑了不成？”究竟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和尚开山门答话 天霸追谢虎中镖

话说黄天霸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三人，在北关乡口吃完饭，出了关乡约有半里之遥，见大道西边有座庙，匾上刻着“北极玄天庙”五个字，山门紧闭。细看是一层殿，还有两间禅房，是新修着的。离庙两箭远，有二三十家人家。三人看够多时，天霸上前敲门，里面一枝桃心下明白，知是饭馆前吃饭的那几个。看官：一枝桃怎知是天霸等呢？真素馆与天霸打了个照面，见英雄有些眼岔；又见他望那两个使了个眼色，他就参透隐情，到庙中早就作了准备。听见敲门，他仍然披着大皮袄，走入大殿，叫：“和尚出去，把来人让进。”如此这般嘱咐了一番。和尚答应。

前头表过，和尚也是匪类出身，老而无能，落发出家。

一枝桃进到郑州，看见周荣之女、蒋旺之妻生的美貌，他就要在附近住下，以便图窃玉偷香之事。见这庙离人家甚近，他与和尚商议，每天房租两吊京钱，每饭不断酒肉，教他跟着白吃白喝。和尚贪图便宜，故此受其呼唤使令。闲言不表。且说静会来至山门，将门开放，见门外站着三个人，连忙问道：“三位施主找谁？”天霸说：“找姓谢的，不知在庙中没有？”和尚说：“不在，不过片时就回来。三位施主先请进庙来。”天霸等迈步进庙，举目观望，见大殿关着隔扇。和尚见他们四下观望，说道：“三位施主，请到禅堂坐，谢爷登时就来。”天霸总是艺高胆大，并不踌躇，迈步进去。殿臣、起凤随后也就跟进去。见里边一切作饭家俱，知是厨房。天霸坐在炕上，殿臣、起凤坐在床上，和尚搬了条板凳，迎门而坐。和尚说：“不知三位爷哪里来的，找谢爷有什么事？”天霸说：“我们从北京来，找谢爷有件官事商议。”和尚说：“原来是为此事哟！”正说话间，忽听隔扇响，天霸等齐作准备。和尚站起来说：“谢爷来了。”说着话，他就出去咧。那人直进房中，就在板凳上坐下，眼望着天霸等开言道：“三位找姓谢的，我就姓谢。咱们素常并不认识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有话请讲，我还有紧事要出门呢。”天霸眼望贼人说道：“姓谢的原来就是尊驾，方才在北关会过尊容了。我三人这来，非为别事。只因钦差大人从此经过，有人喊冤告状，为是人命盗案，大人差派拿人，在下心想必是尊驾，故此找到庙中。少不得屈卑屈卑尊驾，跟着我们见施大人去。”天霸心中大意，觉着谢虎是必拿住咧。哪知一枝桃更是高傲，他没把天霸放在心上。听见天霸这派言词，反倒哈哈大笑说：“原来是有人在施公前告了状咧！也